

新生代小说系列

我爱麦娘

刘继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新生代小说系列 主编李师东

我爱麦娘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麦娘/刘继明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1
(新生代小说系列)

ISBN 7-80120-074-8

I. 我…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①. I 247.5②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 第23548号

我爱麦娘

著 者/刘继明

责任编辑/王 勇

封面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王 勇

责任校对/孙岳奇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625字数/265千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8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ISBN 7-80120-074-8/I·10

定价:15.00元

总 序——

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李师东

进入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一群具有实力和锋芒的青年作家，走上了文坛。当我们还来不及作出应有的心理反应时，这一茬人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似乎显得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但是更多的读者发现，他们把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表现得更直接了些，把我们正在发生的心理传达得更贴近了些，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情绪和精神处境表现得更准确、更率直、更真切了些。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是一群与我们的时空同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九十年代的一道新的文学景观；而他们的出现，也正是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这就是这样一茬人，一茬在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在文坛上出现的新生代作家们。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或一茬作家的出现，与当下的创作态势、文化处境和精神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往往就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秘密和发展的前提。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作家们，是带着思考各自话题的习惯和寻求新的变化的愿望，而走进九十年代的话，那么，新生代作家及其作

品，则无疑是文学进展到九十年代时的最新成果。准确地说，他们正是九十年代的产物。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这也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并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和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肯定和否定、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和守成、反拨和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和对举。这是一个不断被文学创作中的风、热、浪、潮所裹挟着、同时又不断地试图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化过程。而我们所说的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走上文坛的新生代青年作家，则明显缺少这一方面的文化经历和精神遭遇。他们得以能从旁观者的姿态去面对这一切，去看待这一切，而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种高蹈的姿态，决定了这一茬青年作家的新的文学属性。在这一茬作家的创作中，被前几茬作家所看重的，往往是他们的不经意之处；而为他们所重视的，又往往是前几茬作家的经历所不逮的；同时，前几茬作家所创造的精神成果，正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前提。——文学的主题就是这样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理所当然的传承、接谷和变异。

因此，把个人的情绪和遭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文学努力。以一种消解的姿态，达到对文

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状态，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个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学用心。

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处境，一茬人有一茬人的情感内容和表达方式，一茬人还有着自己难为他人所能道出的生存秘密。更何况，这一茬作家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上，他们注定是要走向一个新的世纪的。他们的感触、他们的体验、他们的思想就有着更为生动更加特别的内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必将在人们的心灵史上留下深刻难忘的精神印记。而这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将焕发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而且，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锐气和活力。他们还来不及重复自己，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套路和模式，而更多是以自己质朴的感受和年轻的体验在展示给人们。因此，他们的作品带有着一种鲜活，一种清新，一种无拘无束，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应该珍视的活力。毫无疑问，他们给文坛注入了一种生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不足。他们还来不及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他们在与文学一起成熟。关注他们，就是关心我们的文学的现在，就是对我们的文学的新的发展所应该保有的那份必然的信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作出了策划这样一套丛书的考虑。感谢中国华侨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想法的机会，也感谢收入这一丛书或暂未收入这一丛书的新生代作家们的支持和同龄的批评家们的协助。

目 录

总 序：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李师东（1）

我爱麦娘……………（1）

投案者……………（34）

蓍草之卜……………（65）

前往黄村……………（95）

明天大雪……………（122）

浑然不觉……………（154）

可爱的草莓……………（185）

尴尬之年……………（214）

海底村庄……………（246）

歌剧院的咏叹调（二题）……………（260）

城市上空的鸟群……………（270）

六月的卡农..... (287)

失眠赞美诗..... (317)

一个存在客观主义者在郑州..... (334)

预 言..... (344)

跋：迷羊之图 李洁非 (358)

我爱麦娘

阿 莽

按摩院开业那天，老板就吩咐我给村里挨家挨户送去了一张张大红请帖，有的还是老板亲自送去的。我爹的就是，这大概因为我爹是村长的缘故。老板特意从一大叠请帖中挑出写有我爹名字的那张，专程送到了我家。那会儿，我爹正圪蹴在家门口吧嗒他的水烟筒。我们老板客客气气地双手将那张大红请帖递到我爹手上，请他光临两天之后的按摩院开业典礼。我爹掀起眼皮，还算客气地接过请帖。但他一句话也没说，没说去，也没说不去。他甚至连嘴巴都没离开过水烟筒半分。我清清楚楚地听到烟筒里噗噜噗噜的水响个不停。我爹就是这么个脾性，对谁都爱理不理的，像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部落酋长。他是一村之长嘛。

后来，我们老板就离开了。老板垂在身后的那条漂亮的辫子从我眼前消失后，我还发了好一会儿呆，就像那条辫子还在

我眼前晃动似的。这当儿，我听见耳边响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我转过脸去，一眼便看见了掉在地上的那张请帖。大红请帖安静地躺在地上，看上去仿佛一只受伤的蝴蝶。我再瞧瞧我爹脸上闷闷不乐的表情，就明白请帖是他故意扔到地上去的。看来，我爹还在生我的气。那天我爹听说我在全村第一个报名去按摩院应聘后，差点要打折我的腿，幸亏酒店的福奎叔从门口路过，替我解了围。可我实在弄不懂，我去按摩院应聘到底触犯了哪项家规天条，惹得我爹生这么大的气。现在，像我这个年纪的姑娘，去镇上，甚至更远的郛城做工的不计其数，再说，村里去按摩院应聘的姑娘也不止我一个。我越来越觉得我爹的气生得毫无理由。我打定了主意不向爹屈服。长这么大，我不能第一次为自己作主的权利就让人给剥夺了。好在我总算从一大群应聘的姑娘中被挑中了。至于我爹的脸色难看不难看，我管不着了。我要自己挣钱了。我揣摸，我爹即使再不高兴，单凭我每个月往家里挣上好几百块钱的工资，他也不会再坚持阻挡我到按摩院做工啦。

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我爹后来果然没再反对我去按摩院，只是整天沉着脸，忧心忡忡，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似的。现在，我看着我爹阴云密布的脸，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按摩院准备了好些日子，过两天就要开张，我爹作为一村之长，去露露面庆贺一下，也算对我的支持吧。可我看他这神情，真担心他到时候不去，拂了我们老板的面子，让我难为情。后来，我听见我爹含糊其辞地嘀咕，我一瞧见她那条大辫子，就想村里要出事了。是祸是福，老天爷才知道！我爹这么说时，看上去根本不像什么村长，倒像一个巫师。他说完，就拎着那寸步不离身边的水烟筒，回屋里去了。看来，我爹并不完全是为我

去按摩院做工生气，他显然在心里还装着别的什么让他担忧的事情。

后来，我就走过去拣起了掉在地上的那张请帖，请帖刚好掉在我爹吐的一口浓痰上，大红大红的漂亮请帖给玷污得脏兮兮的，揩也揩不干净，让我心里好一阵惋惜。

老 昌

那个女人——我该怎么称呼她呢？我也许应该称呼她老板，她的按摩院马上就要开张了，她还专门给我送来了请帖。一个外乡人（而且是个女人）在村子里开按摩院，这在我当村长的数十年里，的确是一件稀罕的事。我始终拿不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现在对许多事情越来越拿不准了。我一天比一天优柔寡断、反应迟钝，像我的身体一样，这显然与我日益增加的年纪有关。从前我可不是这样的。人一老，什么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不仅对我管辖的村子，有时候对自己也感到有些陌生。就说按摩院这件事吧，我以前连这名字都未听说过，当那个女人拿着镇工商所开的营业执照找到我时，我还没弄清楚这“按摩院”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天我正坐在福奎的酒店里就着一碟虾米喝酒。最近的几年里，我差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在福奎的酒店里泡过来的。即使不喝酒，我也把酒店当成我的临时办公室，处理村里一些鸡毛蒜皮的公事或接待镇上的领导。福奎酒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多半与我有关，所以福奎每次都十分慷慨地免费为我提供一碟虾米，至于酒，是我自己带来的。当了几十年的村长，我始终保持着这种廉洁的习惯。

那个女人就是在这当儿找到我的。我把她递过来的那张营业执照颠来倒去看了好半天，我抬起头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将营业执照还给她，一言不发地低下头呷了一口酒，拈起一粒虾米丢进嘴里。我的这种态度显然使那个女人有点儿不安。她一边收拾好营业执照，装进那只精致考究的小提包里，一边环顾着福奎陈设简单的酒店。她的时髦大方的城里人派头使福奎的酒店更显出几分寒碜。这也正是我感到百般困惑的地方。一个年轻时髦的外乡女人（看上去很有钱）跑到我们这座偏远的村子开按摩院，不是异想天开又是什么呢？那个女人将她的按摩院向我解释了半天，可她的难懂的北方口音使我如闻天书，越听越糊涂。我总觉得她讲话时嘴里含着一只土豆。我几乎有些不耐烦了。我又往嘴里丢了一粒虾米。后来，我扭过脸去对福奎说，你听出什么名堂了吗？这按摩院究竟是什么玩艺儿？福奎支吾着，油腻腻的手不停地在同样油腻腻的围裙上抹来抹去。按摩院不就是按摩院么？嗨，城里到处都是啊。福奎说着，甚至对那个女人讨好地笑了笑。我听海康说过，海康说他每去一次佤城，就逛一次按摩院，可见按摩院是个不错的去处。福奎说，眼珠子在我和那个女人脸上扫来扫去。他的话也像泥鳅一样又光又滑，捉摸不定。他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按摩院与我们村子有多大关系。总不见得城里有什么我们村子里就得有什么吧。

我还是弄不懂。我这么嘀咕了一句。

那就等海康从佤城回来后再问问他吧。福奎说，又冲那女人讨好地笑了笑。嘿嘿，村长他办事总这么认真，你别见怪。他说这话时，还操了几句怪模怪样的普通话。我看见那女人的脸上绽出了一缕笑意。看来，福奎的话使她多少感到一些安慰。我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实际上，我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对这件事也没多大关系了。这个女人有本事在镇上拿到那张营业执照，她来找我也只是走走过场了。即使我不同意，她也照样会开起按摩院的。当年福奎从镇上拿回酒店的营业执照不也是这么做的吗？我这个村长越来越只是个摆设了。对此我比谁都清楚。

后来，那个女人像来时那样坐一辆红色小汽车回镇上去了。我捏着一只空酒杯发了好一会儿呆。福奎来收拾桌子时，在我耳边悄悄说了一句：村长，她长得实在太漂亮啦，你找遍我们全村能找出这么漂亮的女人么？我承认福奎的眼力不错，他说这话时透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高兴。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总觉得一个漂亮的外乡女人来村子里开什么按摩院，一点也让人心里踏实不下来。但我把这话从嘴边咽回了肚里，没对福奎说。我只是心不在焉地问了他一句：

海康什么时候从仵城回来？

福 奎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时，眼睛真差点儿从眼眶里跳出来，半天合不拢嘴。我的确惊呆了。活了大半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她简直像下凡的仙女一样。我就差一点没有跪在地上了。那会儿，我的双腿发软，要不是村长老昌在场，我说不定真地跪下了。事情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还在仔细回忆当时的情景，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放了一遍又一遍，也不觉厌倦……

那辆红色小轿车驶进村子时，我正在擦洗店门。一连几日

的阴雨天气，使门板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绿霉。我擦得浑身发热，根本没去注意驶进村的小轿车。最近一段时间，由于靠近村子的海湾上要建什么度假村，从村子里开进开出的大汽车小汽车一日比一日多了。再说，那会儿我一边擦门板，一边还和正在店里就着一碟花生米虾仁喝酒的村长聊天，哪有闲工夫去看小轿车。可没想到小轿车开到我的酒店门口停下了。车门打开时，我一眼就瞧见了那个女人，她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头上戴一顶同样是白色的凉帽，像一朵云那样飘到了我面前。离我只有两步远时，我才看清楚她的脸和露在外面的手臂的肤色也白得晃眼，在明灿灿的阳光下，发出玉石那样的光泽。她的个儿还要高出我一截，像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外国人。中国人没有这样白这样高，尤其是女人。至少我们村子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像她这种白皮肤高个儿的女人。村子里所有的女人都又瘦又矮，皮肤又黑又黄又干燥，像风干的牛屎，她们身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水分被咸腥的海风吸得所剩无几。对这样的女人，你连多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更不用说碰她们了。这大概就是老婆害肝病死去好几年我也不想续娶的原因。可是现在这个从小轿车里走出来的又高又白的女人，像一株枝叶肥大的芭蕉树似的，身上散发出的香气直往我身上钻，使我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就连我那根蔫了多少年的男人物件此刻也奇迹般地慢慢胀大起来。那会儿，我的脸上臊得通红，一个年近半百的男人有这种反应实在羞于启齿。我感到莫名的恐惧，想转身就逃。可我还没挪动脚步，她已走到我面前了。

请问，村长在哪儿？她笑盈盈地冲我问道，露出两排洁白得像珍珠的牙齿和红红的双唇。

我拿着擦门板的抹布，慌乱得不知如何回答。我只感到双

腿发软，就要跪到地上了。我暗暗咒骂这双不争气的腿。后来，我一眼瞥见了还在店里慢条斯里喝酒的村长，赶忙伸手指了指。当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向村长走过去时，我如获大赦似的松下了一口气，摸摸额头，冒出了一层大汗。

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用细述了。我看见她从那只精致的小皮包里拿出营业执照递给村长，但村长依旧一言不发，面无表情，我在一旁急得真想抽村长几耳光。前几年我从镇上拿回开酒店的营业执照时他也是这副神情。现在他仍然这副神情。难道他真打算将这个天仙一般的女人拒之门外么？这个整天蔫不拉叽只晓得吃臭虾仁喝烧酒的老牛屎，对这个女人的美丽无动于衷早在我意料之中，可他作为一村之长，也该想到村子里多开一家店铺（不管是什么店）就等于多了一条生财之道啊。后来，村长问了我一些关于按摩院的事，我趁机说了许多好话，尽管我对什么按摩院也一无所知，可我还是胡诌了一通。我还特意抬出了海康。我的话村长可以不信，但海康的话不能不听。村长明白这个道理。当那个女人收起营业执照走出酒店时，我知道大功告成了。我心里一阵窃喜。其实回头想起来，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可当时我的确就是这种心情，就像我自己又要新开一家店似的，至于那个天仙一般的像从电影上走下来的女人，虽然才一面之识，我竟然仿佛认识了许多年一样。嘿嘿，我真是这么想的，一点不假。

我第二次见到那个女人大约是半个月以后，一场大台风之后，天刚刚放晴。这次她没有坐小汽车，骑的摩托车，红色的。摩托车箭一般开到我的酒店门口，她一身短装（短衫短裤）地跨进店门，取下墨镜，我才认出她来。

嗨，她老熟人那样冲我打着招呼。怎么称呼您，老板？

叫我福奎吧。我正在合面的双手沾满了面粉，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就叫我福奎好了。她一身夏季短装地站在我面前，使我的目光无所适从，不敢正视她身体上那些大胆突出的部分。

好吧，福奎老板，能帮我个忙吗？她笑着露出两排珍珠似的白牙。我想在村子里赁两间房子。

好么。我满口应承下来。我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好像早就在等着她求我帮忙了。我把酒店托付给来买酒和花生米的阿斗照看一会儿，领着她往店门外走。我们在村街上走着，彼此离得很近，有时，我就差一点挨着她白藕一样的手臂了。她把墨镜腿吊在胸前的衣襟上，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还不时问我一些什么，看上去仿佛一个外地来的游客。而我的神态则无疑像一个不怎么地道的导游。我注意到村子里不少人用羡慕的目光打量着我。一股骄傲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我就离她走的更近一些，不住地用蹩脚的普通话和她搭话，显得很亲热的样子。

后来，我们就来到了海康的家门口。海康的女人丹桂那会儿正懒洋洋地坐在门槛上，像一只吃饱了肚子无所事事的母狗。我就指着海康家那两间空着的房屋对我身边的女天仙说：

你看这两间房合适么？

丹 桂

开酒店的福奎领着那个外地女人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正坐在门槛上吹穿堂风，一边挠痒痒。这几日的台风把每个人都腌得咸湿湿的，浑身像爬满了无数的虱子，又像有好几双男人的手在身上摸，让人奇痒难熬。再这样下去非逼得人发疯不可。

我正寻思着索性去海边沙滩上脱光了身子打一会儿滚，这样说不定要好受一些。村里那群野狗每到发情时总要窜到海滩上滚一身沙子的。既然狗可以打滚，人为什么不可以打滚呢？人有时候与狗没多少区别。我在海边捕螃蟹时不只一次地见过狗在沙滩上交媾的情形，它们干那事的姿势和凶猛劲儿看上去与人差不多。没准它们比人还要强一些。至少它们的身体就比村子里的男人强壮不少。我真不明白，村子里的那些男人整天吃海鲜，还是骨瘦如柴，也不知他们身上的营养都到哪儿去了。他们现在都不太安份守己地呆在村子里或海边了，一有空总是往镇上和更远的仵城跑。他们身上那些宝贵的营养全流到外面去了，一回到村子里就没精打彩的，抽空了似的。真让人替他们害臊。

开酒店的福奎领着那个外地女人向我家门口走来时，我脑子里被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塞满了。按理说，一个女人不该想这些乌七八糟的念头。可我每逢一个人呆着时便忍不住胡思乱想，就像脑子长在别人身上似的，由不得我。可是，即使我不想这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我又能干什么呢？我总不能没完没了地去海边捕来螃蟹又堆在屋子里发臭烂掉吧？该死的海康现在不仅懒得碰我，就连我捕的蟹也不愿意卖了。他怎么也不想当初他是靠什么去仵城混世面的呢？不就凭我每天起早贪黑捕鱼捞蟹让他去卖吗？这两年在外面混出点人样了，连鱼贩子也不当了，一年上头难得回来几趟，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屁股后头还带着个满脑袋泡花卷妖里妖气的女人，对我瞭都不瞭一眼。我在家里干活还有什么滋味呢？我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阿斗成天不归家，跟那个老不死的疯疯颠颠的船长混在一起。阿斗才十来岁，他长大了要么像船长要么也像那个该死的当鱼贩